


集部

積齋集卷四

元 程端學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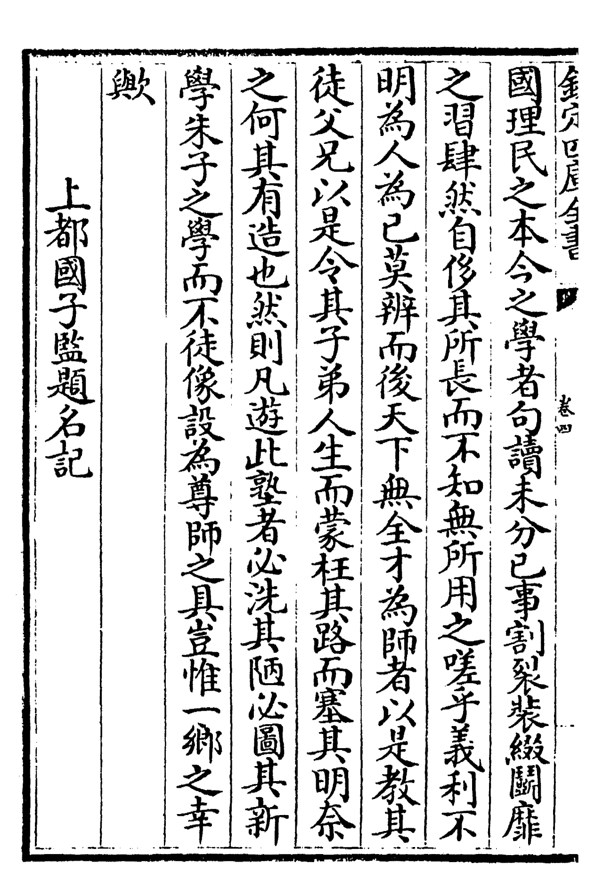
記

## 東湖書院記

鄞城東三十里有湖焉山圍而獻秀水㿝而光浮舟行若乘氣凌空不知身在塵世也其址有谷曰鄮麓土腴物阜居民鱗集余少時嘗從友仁孫先生講學其中欲結居讀書以領湖山之勝顧南北驅馳未遑也池陽阮

侯申之之尹鄞也興學尊師以為治陸君天祐有子曰某曰某感其尹之化而思其父之遺命即其地築義塾奉紫陽朱子像以教一鄉之子弟講有席息有榻與凡庖湢之所食飲之器雖微而完既又割田一百有五十畝為報祀廩餼之須澥師王公名之曰東湖書院堂曰育英為書大字以榜之嘉其志也於是陸侯延吳君思永端席設講招賢訓導陳君某專其教復介余友趙君厔孫君俞叔來謁余又以示夫斅且學者使知勖焉余

謂世人負千金貲出所贏崇佛老舍以邀福田利益今陸氏不及中人之産乃能殫力以淑其鄉人其志未可與時俗語也且其事有感於余心者乃為識其本末而告之曰古今之學不異而其效不逮於古者盍思其故哉古者二十五家即有兩塾黨術有庠序國復有學民無貴賤皆得受業今之州縣學若書院非士類不入而農工商賈無所於肄古者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存養小大有序食息起居莫非為學其修於家者皆出而經



國理民之本今之學者句讀未分已事割裂裝綴鬬靡之習肆然自侈其所長而不知無所用之嗟乎義利不明為人為已莫辨而後天下無全才為師者以是教其徒父兄以是令其子弟人生而蒙枉其路而塞其明奈之何其有造也然則凡遊此塾者必洗其陋必圖其新學朱子之學而不徒像設為尊師之具豈惟一鄉之幸歟

上都國子監題名記

泰定二年四月十一日將仕郎國子助教程端學以諸生隨駕至上都學錄王琰伴讀張汝遴裴士完顏恪楊鉅在行十九日開學七月二十六日南還余之來也見學舍新美而器物有未備者言諸御史臺中書工部留守司得木及工為牆以限内外為門以謹出入為棧閣以禦濕為座榻以即安復言諸集賢院中書省中書刑部得官奴以充守者其未備者則待後之人因登諸生而告之曰君子之居也一日必葺有司之事不敢不勉

學者欲德之有諸躬也非可取具一時如此役者然猶經營攻治之久而後有成況學乎觀此亦可知所謦矣此行也治書侍御史蔡公逢原厲意學校故克有濟國子司業虞公伯生仍以進講經筵同寓斯堂將行改除祕書少監云七月既望記

文安侯祠堂記

中大夫祕書卿上輕車都尉封陳留郡諡文安阮侯至元二十有一年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有能聲尤殫力

庠校士民德之厥後鬱攸熛延鄞學榱楹僅復而瓴甓
缺焉泰定元年冬侯之子某來尹鄞謁先聖於學周視
喟然曰昔先君涖是邦以興學為施政首今庳陋若是
責不在我耶計租入廩餼外無贏乃捐己俸裁冗費規
貸財傚工役權力考宜大修殿堂齋廡櫺星儀門漸次
繕完創校官廳壘石為垣塗塈黝堊粲然峻整又塑從
祀像鑄銅為罍爵且懼異日葺補莫繼城西一里而近
有沮洳可田募民耕之得一百二十有五畝白同僚請

會府歸之於學學舊有田占於豪右案籍復之久燕不
治招徠闗之歲復益粟若干石六歲之間不辭焦勞底
於訖功教諭永嘉吴思永實承其事既鄞之士感而相
謂曰學孰為大教養為大來者無居教不可施歲入無
幾養不可為今吾尹既廣厥居又厚其入以惠我士類
昧所報可乎將為尹建生祠於學尹聞而謝曰職分在
焉又先君之志敢有其功乎請益力而辭益固則又相
謂曰尹以先君子之志而不居其功盍祠文安以旌之

或曰文安遺愛在一邦獨邑庠祠之其若尹之功何曰古者稱人必本其父兄師友矧吾儕嘗均沐文安之澤而尹以繼述為務撥所元而演其澤於無窮以明尹之志誰曰不宜於是即堂之東偏為祠以奉焉君弗能止也祠成屬筆於端學以刻石示後鄞余桑梓之邑雖欲辭不得而辭侯諱某字某池陽人以若山自號云

環秀亭記

淛西財賦都府率以雜職任其事邇者朝廷欲清其源

往往以憲臺官居之於是前燕南廉訪使義甫魏公為都府總管然常情終以輟近侍去清要怏怏思代公獨曰錢穀甲兵皆吾分内天下事非彼為則我為我居清流誰任其濁怡然就職正己帥下會計必當出納必均庶務既理則以其餘暇登高望遠適情玩物若自得焉所寓官舍之後作小亭以臨大江其東西樹林蓊蔚晝陰夏涼北依吴山若屏障欄繞南則潮汐往來飄檣追逐越嶲吴境獻奇效技於一寓目之間如凌清氣出人

寰下瞰培塿而不知身在茲亭也至順三年秋余校文江西道錢塘訪公寓所飲於亭中握手道故舊極歡坐見暮色自江山來而忘其去於時亭初成公請名且屬余記之因名曰環秀而為之言曰山川勝槩有遺乎古而顯乎今者非天之啓閉異狀也以吾自得之趣契彼之勝云爾勝槩無盡而趣有淺深故有淪沒於平日而發越於一時者以公之齊物我一得失斯能排紛擾而處優游掃塵囂而接清曠隨所在而樂其天也曩其獲

侍公於朝知公為悲故喜為書之以告夫登斯亭者庶有以識公之心非直為臨眺之美而已也

定海石塘記

四明郡東北六十里有邑曰定海邑治東北可三里即際大海颶風怒濤奔駛衝突或破民廬官舍宋淳熙四年江海為一幾不可邑先是防以土木歲輒潰決護以版石與潮俱去淳熙十六年明守岳甫言於朝出官緡命通判林栴統制王彥舉統領董珍築石塘六百有五

丈高十有一層下廣上斂石厚一尺敷平倍之從橫布
置如畫碁局奠其址以巨木實其背以厚土殺其勢以
萬樁設常法以時修繕俾勿壞水患既平邑以敉寧厥
後有司失於修舉塘漸圮不支至大三年完顏公某來
守是邦乃大修之財出於民而不告勞備禦堅緻視舊
有加民咸德之後十有八年公復帥浙閫鎮四明巡行
疆土覽舊跡之具存懼前功之莫續慨然增感塘舊有
碑宋太守林栗撰載其本末頗悉歲久而仆處莫考所

元乃來請文將刻石示後余聞故老言有塘以扞其衝斯可以邑有邑以翰其外斯可以郡然則兹塘非直一邑之衛實一郡之藩其績為大然智者防其未然常人救於既著岳守創之公復葺之使繼繼承承少罅必補雖微顯功可底永久苟患至而圖將何及焉此公之所以拳拳於兹久而不忘者也吁天下之事皆然豈惟兹塘也哉是為記至順元年九月望日記

瑞州路推廳記

希古王君宗彝李君爲瑞陽郡推官李君名其所署之
廳曰明誠王君書二大字揭之楣間予適領郡幕事請
予記之辭既不獲爲之言曰明誠之名本諸子思子自
誠明之言乎原其義若不相似者盖子思子以學而𠕂
以治也論學則先明後誠論治則誠體明用此其異也
舜命臯陶曰汝作士惟明克允夫兩造具備情偽混淆
非明莫簡其孚跡與情殊辭有辯訥非明莫燭其微犯
有過故服有重輕非明莫持其平作法有限事變無窮

非明莫審其權理官之職舍明何以哉然豈徒察察發擿鈎距求情為明哉有誠焉為之體也夫刑者弼五教之具古之聖人教民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不率則刑以一之非恃刑以明亦非恃刑以治也有民不教則五品不遜而有訟訟而刑末矣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又曰刑期於無刑夫聽訟而使無訟用刑而期無刑其道安在亦曰以吾真實無妄之心達之於彼彼將誠服而凡隱微潛伏之狀自不可掩故始不免

訟而卒無訟始不免刑而卒無刑無訟無刑教法乃洽
唐虞三代刑措不用非以是哉秦漢以降舍教任刑自
申韓倡刑名之學天下宗之律愈嚴而獘愈生刑愈濫
而姦愈作深文危法民無措躬廷尉如張釋之天下無
冤民于定國民自以不冤大理如楊注曲盡人情唐臨
折中稱意可謂善用刑矣然而不得方諸大舜孔子者
何也明雖盡而誠未孚也矧用刑於不教之世哉故明
出於誠誠則自明明誠相資庶矣兹名其廳抑有意於

斯乎因書於壁尚俾來者有同此心者云

海運千戶所廳記

古封建之世天子賦粟於畿甸諸侯賦其所封勢定而力均地近而民逸自秦郡縣天下歷漢唐漕運於四方踰越江河轉輸數千里官司之須兵民之儲調發不時饋餉非一水陸既阻民力遂疲迨我皇元混平區宇始創海運取東南並海積粟以實京畿置三大府吳分六所設官專職買舟傭工悉酬公帑民不知勞神模遠畫

度越前古明越當海道要衝舟航繁夥甲他郡而治所在明獨庳陋弗稱至圮壓不可支天歴元年夏達魯花赤武節將軍暗篤剌公至官欲徹其舊而新之曰吾聞信而後勞其民吾之政未孚不可以有為於是閱漕戶之貧弱逃徙繫虛籍者悉縱之畢時備直旁落徵集煩擾悉做革之乃授方畧察良窳勤怠示賞罰上下既洽乃捐己貲二千緡以倡隸漕籍者咸感奮輿繕富者效泉力者輸役始事於是歲十有二月越明年三月訖工

自堂至門列兩廡為吏舍為藏書室聽令之廬庖庫之所各有其序又即其東市民地為廏以楹數之内外凡八十有六塈茨黝堊煥焉稱美既落成乃相與來請記其始末余惟古之君子作事識先務斯易為功公欲興廢補弊能俟其信而後動宜不擾而事集人見堂廡之翼翼抑知公之治其事之本乎前兹十年公嘗提舉明之舶司公守之新亦自公始前後成績左右輝映又知公之心久而弗渝也是可書已公字某大都人其哈迷

公爲都府萬户有聲公之為政葢有所自云

靈濟廟事蹟記

惟天陰隲下民凡涉大險必有神物效靈以濟之若海之有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是已我朝疆守極天所覆地大人衆仰東南之粟以給京師視漢唐宋爲尤重神謀睿筭肇創海運較循貢賦古道功相萬也然以數百萬斛委之驚濤駭浪冥霧颶風颿檣失利舟人隨恐守危在瞬息匪賴明神有禱斯答其罔攸濟故褒功

錫命歲時遣使致祭牲幣禮秩與嶽瀆並隆著在祀典去年冬慶紹等處海運千户所達魯花赤前進士納臣公至官廉靜易簡庶事畢理神廟適邇治所以累朝加封錫號之典發祥降祉之績未刻於石懼久將湮乃諜諸寮寀具本末請記謹案神姓林氏興化莆田都廵君之季女生而神異力能拯人患難居室未三十年而卒宋元祐間邑人祠之水旱癘疫舟航危急禱輒應宣和五年給事中路允迪以八舟使高麗風溺其七獨允迪

舟見女神降於檣而免事聞於朝錫廟額曰順濟紹興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三十年海寇嘯聚江口居民禱之起風濤雲霧神見空中寇潰獲全州上其事封靈惠昭應夫人乾道二年興化大疫神降曰去潮丈許有泉可愈疾民掘斥鹵甘泉湧出飲者立愈又海寇作亂官兵不能捕神迷其道俾至廟前乃就擒封靈惠昭應崇福夫人淳熙十一年福興都廵檢使姜特立捕溫台海寇禱之遂獲封靈惠昭應崇福善夫人既而民疫夏旱

禱之愈且雨紹熙三年特封靈惠妃慶元四年甌閩諸郡苦雨惟莆三邑禱之霽且有年封靈惠助順妃時方發閩禺舟師平大奚寇神復效靈我明彼暗賊悉掃滅嘉定元年金人入淮甸宋兵載神主戰於花黶鎮仰見神兵布雲間樹靈惠妃旗大捷及戰紫金山復見神像又捷二戰遂解合肥之圍封靈惠助順顯衛妃嘉定十年元旱禱之雨海寇犯境禱之獲息封靈惠助順顯衛英烈妃嘉熙三年以錢塘潮決隄至艮山祠若有限而

退封靈惠助順顯衛英烈嘉應妃寶佑二年旱禱之雨
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協正妃三年封靈惠助順嘉應
英烈慈濟妃四年封靈惠協正嘉應慈濟妃是歲又以
浙江隄成加封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景定三年禱捕
海寇得反風膠舟就擒封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寶佑
之封神之父母女兄以及神佐皆有錫皇元至元十八
年封護國明著天妃大德三年以漕運效靈封護國庇
民明著天妃延祐元年封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天

歴二年漕運副萬户八十監運舟至三沙颶風七日遥呼於神夜見神光四明風恬浪静運舟悉濟事聞加今封廟靈慈納臣公言至順三年佘押運至萊州洋風大作禱之夜半見神像頓息其隨感而應類此神之廟始莆偏閩浙鄞之有廟自宋紹興三年來逺亭北舶舟長沈法詢往海南遇風神降於舟以濟遂詣興化分爐香以歸見紅光異香滿室乃捨宅為廟址益以官地捐資募衆創殿庭像設畢具俾沈氏世掌之皇慶元年海運

千戶范忠暨漕戶倪天澤等復建後殿廊廡齋宿所造
祭器余既叙其事乃作詩曰粵稽古昔人道事帝在傳
具陳帝𩾌神芒祀於世世或君或臣洛神湘妃爰以陰
類生人沒神婉婉天妃捍患禦災自其居室祀於莆田
拯溺湊財廟號肇錫遂徧閩浙鄞廟崔嵬百世血食濟
險驅癘霽霪雨暘擒賊舸圍宋自靈惠封十五更曰夫
人妃追我皇元萬斛龍驤絕海達畿東南庶邦島夷蠻
商獻琛是職波晏不揚如履康莊神惠孔碩天子曰嘻

精意以享毋怠毋斁岌號四加表此殊廷以報元功鄞江洋洋潮汐送迎我作銘詩刻石之貞式昭無窮

跋

跋浮屠信中孚遊蓬莱詩卷後

儒與佛異道儒嘗闢佛佛嘗詆儒然差之毫釐則卒相竊韓子所謂儒名而佛行佛名而儒行者也蓋儒佛皆人耳人性善而發於情有善有不善者以其所感者異也佛者見情有弗善遂欲滅情以復性雖有耳目口鼻

四肢之體必欲置之無用之地夫情即性之動情滅則性無用況無可滅之理與此儒者所以闢佛而佛亦以詆儒者也然儒而好高或流於佛而忘自反佛而有為乃歸之儒而不自覺若中孚者非佛名而儒行者歟中孚氣清意淡工於詞華樂與大夫士交而所寓必焚香掃地披經讀書揮絃灑翰有出塵趣凡東南山水之勝未嘗不躡蹻擔簦以嬉前年自天台歸復與太虛師買航絕海為蓬萊遊凡有得必誌之以詩辭旨清新非特

其徒有弗及而已夫詩文固儒之餘而中孚於其業之外而慕之嗟夫使中孚而歸之儒安知其不入室也哉吾於中孚有感

跋二史公唱和詩

四明文獻故家史氏為大一姓三相侍從守使不可勝數蓋與國相為盛衰者也然雖婦人小子皆知本於夫人葉氏一念之貞與八行太師積累之功可以訓矣迨宋李世猶見資政䚹文二公創鄮麓廟庭序昭穆會拜

其叔姪兄弟唱酬諸篇怡怡融融氣象見於言外嗚呼

盛哉迄今餘六十年時異事殊頹垣荒址過者憫焉蒋

屏司戶蓋諸伯也其子洪父誦故典如流出墨本相示

庶幾愛禮存羊碩果不食之意其善繼述而厄於勢者

歟使其子孫皆能以洪父之心為心江左表吾猶一日

也然有賢有不肖彼頑冥淫酗持箕裘與人惟恐後者

覩其詩亦有羞惡之心乎

跋嚴子秀詩卷

嚴公子秀為南陽來威屯令有善政迄今二十八年郡人猶能求四方士大夫之詩以詠歌其事何其思之益久而不忘耶葢前人之令屯田者卒能使農事理恒數登斯為善政矣今公為治有本末緩急㳂事之初洗宿蠧布綱紀却私饟散羡息於耕民民既足食則每屯設學擇師而教其子弟彼三時治田而冬讀書明道德以變其俗不啻若父母之字其子嗟乎此其益久不忘者歟三代之政弗過是也而嚴公行之於來威效已若兹

使以是治其國家其得民詎止是耶公之善政具見於魯公子鞏與泰公竹友之文茲不復論余獨論其為政而知本末緩急者其效蓋如此云

跋孫氏義兵詩卷

古井田法寓兵於農民各得持弓矢以自衛後世異是寇至即愕眙相視袖手待死過浹易旬官兵始至而民家抄掠盡矣有志之士能於其下而不能使之復古也賊蔡之寇寧郡若孫君良臣之捐賄財置攻具糾官力

衞鄉邦非其有愛人利物之心而規橅素定者能若是耶有司既旌其門而朝中大夫士復樂歌咏其義余因以謂井田未易復也持鈞衡者有能放井田寓兵之法而行豈徒一鄉之衞天下之衞也於是乎感

跋呂與之修禊圖

蘭亭之會一時名士風流標致後世慕焉然世不傳其文而傳其字使不有其字文將不傳其事泯滅可知也字者騷人墨客適情之具而人君好之唐太宗使蕭翼

以計取蘭亭真蹟於僧舍幾乎玩物矣房玄齡又以權謀薦翼其輔弼果王佐之道哉及太宗不豫特召玉華宮謂高宗曰蘭亭序可與我去以天下之大豈無他務可屬邪成王末命曰率循大卞燮和天下又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太宗能不愧哉余閱嗇齋呂君所藏修禊圖於是乎有感

跋夏氏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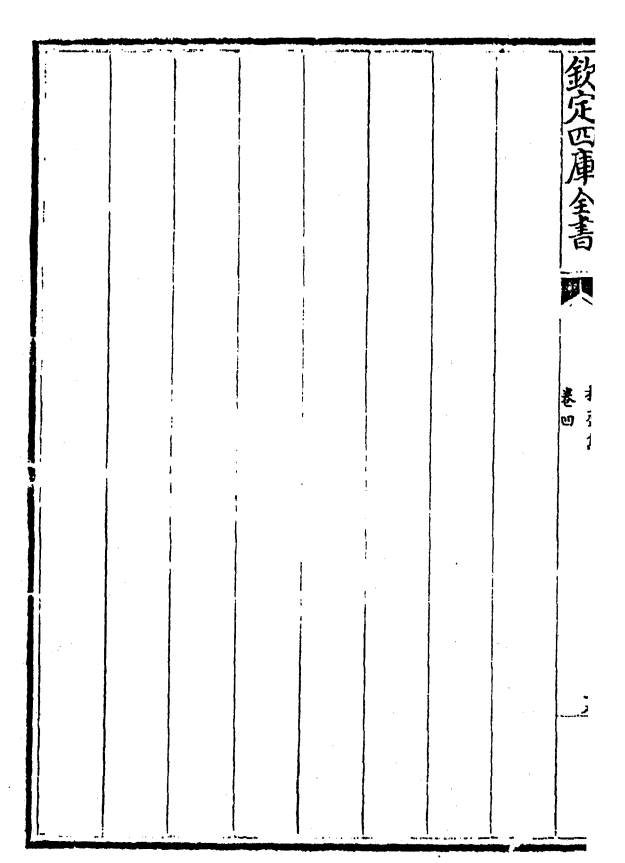
右聯魁堂類稾一卷廬陵夏道存所作余得之其兄今

考官會稽令仲善君所讀之累日愛其用意幽遠文辭雅潔不肯為世俗浮靡一言一字使益昌其氣追古作者不難到也仲善令興國時道存實從之學仲善亟稱其能又稱其工舉子業果然必為名進士矣昔謝康樂善為詩每見從弟惠連輒得佳句至今人稱二謝傳曰二惠競爽夏氏其有焉

跋朱府君詩卷

番陽朱克用以山澤之臞至遇今上皇帝於潛邸扈從

說書有勞出領郡兵佩金虎符為千夫長士君子韙之謂克用非有文武長才何以至此而克用且退然儒者不易其素也間示其先君子臨終時手寫詩一首若預期克用之達者蓋知子莫若父也道德文學功名富貴皆足以大其家顯其親要在人之所存何如耳膏沃而光曄源深而流長朱氏之大其可量哉



欽定四庫全書

積齋集卷五

元　程端學　撰

表

代右丞相監修國史賀正表

獻歲發春齊玉衡之七政望雲就日開金闕之九重夷夏來同堪輿協慶中賀聰明淵懿剛健粹精持敬守仁法祖宗之遺訓横經問道闡聖賢之宏規固大本於家邦導泰和於律呂臣某叨司政柄兼總文林石室紬書

言動有難名之德瑤觴稱壽臣鄰共歸美之誠

翰林院賀正表

皇圖紹統慶曆歷之一初元會蕆儀對龍光於九陛陽和滋長品彙咸亨中賀應天順人修文偃武奉祠清廟馨香達於神明肆青端門恩澤浹於臣庶干羽備兩階之舞衣冠來萬國之朝臣某等叨職詞林欣逢華旦鏤白玉之牒敢誕紀於豐功進紫霞之觴願宏開於壽域

國子監賀正表

四序開端肇春王之正月千官拱肅祝天子之萬年宇宙同歡神人胥慶中賀心同堯舜道揆商周仁洽民心纘服啟昇平之運政遵祖訓垂衣衍泰定之符大闡經筵詳諮治道臣某等叨恩溥澤典教成均顧育英才輔隆基於永固有來景福與獻歲以俱新

二儀交泰躬寶歷以履新六服會同御端朝而受祉神人胥慶上下同歡中賀省方遣使開視聽於四門命相得人示儀刑於百辟邦圖宏大民志輯寧臣某等典教

成均與朝閶闔天休滋至知膺福之咸宜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備

碑

知興州程侯去思碑

程侯爲興州有善政州民某走京師踵門請紀成績予家四明爲浙東帥治所侯嘗爲都事廉慎明恕時上命司憲者歲擇守令二人以公名聞擢知興州余既稔其人不獲辭詢治狀曰侯以至治三年夏來爲是州名父

老與坐問民所最苦父老曰吾州介兩都間土磽民窶賦雜役煩吏入民廬舍叫囂旁午箕斂無藝民以失業俟即禁吏不得輙至村落呼里胥約凡民有訟其當對者以某日至賦於民亦如之民大喜悉如約不敢後又問曰民瘼不獨此也抑情有未紓者乎父老曰歲官市麻若干律先給直什八餘俟輸物始授先所給直既盡於輸運徵求後所授者吏復匿入已民抑首伏氣無訴俟詰吏得所匿錢二萬償之又官養騾若干歲給芻粟錢二萬吏皆匿不與俟

復追給之民益喜侯曰此特其害政者未及為政也於是布條教申法禁理辭訟讞寃獄節冗費惜農時宿蠹藏姦喘汗屏息民稚耋相慶曰侯蘇我垂死衣食我寒餒聰明我盲瞶有守如此其忍欺之凢有所為必曰侯聞之為何如於是無情者不敢訟於庭豪强者不敢凌暴單弱上下守法囹圄為空御史行州縣至侯所無所案有事悉委侯以去侯之政若此吾不能悉舉其槩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心愛民而無設施

之具謂之徒善設施有其愛民不至徒法耳徒善民不治徒法民不懷故世艱良守令侯之爲州能使民信其教惠其澤其愛民且善設施者歟夫設守令非直行簿書督租稅耳必除獄革姦起痿紓瘁宣上德厚生民若侯之施於與者可以爲法矣侯名某字某廣平人也

鄞縣阮尹去思碑

鄞邑治宻邇元戎大府民庶事夥自令丞主簿鷄鳴馳謁大府又至於會府乃得署邑事送迎會期又作而去盖

有連數日不署者焉鬬訟徵役富民各挾勢以請徵忤輒摘小過相持非有精敏治劇之才莫或理之其闒茸迂踈者聽驅策受訶譴不暇而暇及民乎哉故人稱治鄞為難泰定元年冬池陽阮君申之來為是邑見邑庠庳陋首議繕脩病窮鄉無學廣勸造焉問民所最苦咸曰悍卒至鄉落丐取無度隨設厲禁賦役不平使民自寔以均之訟獄滋多悉心推讞以決之水失其利築防瀦之義倉失實躬詣覈之治所湫隘尋經營之以至處同僚御羣史

事上恤下舉不失宜於是士民鼓舞樂其初政之美三年而學之宫牆像設祭器悉完閒田既入而士有養東湖義塾規而鄉有學農不見吏而鷄狗得寧田有簿書而科役莫隱刑無酷虐而貧弱以蘇迴沙渚閘益固而瀦防得宜鄉社委積而凶歲有備署位廊廡外門畢構而翼翼以芋人始信其非苟悦於一時者也當終更代弗一又三年弗懈益謹人益信之蓋君子之為人廉静寡默善發慮雖倉卒無遽色羣議有可否徐以片言折

之衆志自定故能處紛擾而弗眩遇險而不懾宜乎二府推其能同寅愛其和吏憚其嚴而民懷其惠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有終者乎及其代而去也庠校之士暨鄉之父老咸曰令在猶陽和煦物物各自私而莫知其誰之力令去而思矣相與踵門請曰願有紀將樹碑于學以無忘令之德余曩在史院守令有異蹟輒采以示勸常慮傳聞之異辭也旣君之政余既親見之可書也已君字周翰號理齋常同知黄巖瑞安州事所

在有聲於鄞能治其所難故尤著云

銘

潘氏書塾銘

受天地中曰仁與義智者義藏禮者仁著惟是四性萬理之綱體厥靈臺真靜而彰隨類感通循循魚貫隱顯精粗内外無間忠以盡之恕以推之信以實之敬以維之持敬伊何正冠與衣頭直視端手恭履遲慎言肅氣如見大賓豈在遠求厥心斯存戒慎恐懼養靜之方謹

微慎獨察動之防造次弗違中德乃備守孰自化三才
成位四氣日月合運齊光千聖繼繼一本萬叓惟聖性
斯惟賢復斯學則修斯下愚斵斯充實光輝君子體胖
是外非内小人之姦唐虞三代貴賤與知鄉國閭里出
此曰違秦漢以降上下昧兹訓詁是敷誇辭復滋聖心
既湮生民罔遂積習生常倫者曰異周程既作朱子紹
之崑崙再闢三光重輝陋儒狃習歧爲二流其有志者
是侮是侮良心既阻攸執遂隳哀哀生民醉生夢死尚

幸厥中無有今古克念作聖請事斯語我匪曰明疇聞斯言敢告小子自知為賢

涵養銘

心妙不測出入無時養之有道敬以為基持敬之法正其衣冠手恭足重頭直目端坐如塑神立如受物正色慎言斯須毋忽整齊嚴肅常使惺惺外體斂束內斯清明方其靜時儼若有思戒慎恐懼自不外馳一物莫容鏡瑩水止不偏不倚萬理之體感物斯動心為事官隨

事觀省善惡兩端善也吾行不善克之勿候其著必察其幾動靜主一期於無欲惟弗助長積力乃熟一失其操厥靈外騖私欲既熾舛蹠殊路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養爾正性

信齋銘

五行惟土寄彼四氣信在人心靡有定位四性雖完匪信不實萬感紛紜匪信不一前哲遺訓何獨謹言酬酢之際匪言弗宣樞機不慎表裏皆僞言雖一端乃與行

對信言謹行存誠之幾積久斯誠誠斯無爲天以斯誠
播此萬類聖人以誠參贊天地久矣此信作聖之功誰
其維之在敬爾躬

八栢堂銘

歲寒後雕松栢並稱稱其生時不同衆榮乃若棟梁栢
全其天松久斯腐栢久益堅樹栢惟八其義何庸老陰
之體易卦之中自八而下歸於太極八而上之萬變不
測孰名其堂弋陽熊君匪名惟美將勗其身身既有之

爲家之則子孫是訓永保成式

說

浮屠雨龍溪號說

余隣屠商卿出時賢所述浮屠雨龍溪號說若干篇示余曰子亦有以發之乎余疑而問焉夫時潛躍者爲龍其潛也雖溪谷汙湫以至蟲魚草木之微皆得以淪其跡託其神焉其躍也噓風雲感震雷薄三光動天地潤萬物洋洋焉下上浩浩焉不究其窮也故龍與聖人參

聖人處則棲棲一窮士耳出則使萬物各得其所百世蒙其澤而莫知浮屠之教混象理外形骸舉體遺用馳心茫洋之鄉一以寂滅為主令雨師為浮屠而有取於龍溪焉傳曰龍非池中物夫雨師豈因其地以名不暇求其義者邪將悅吾聖人之道而拘其法者邪抑抱負有俟而暫隱於佛者邪雨師必有一於是商卿為我問之

祝文

辭神祝文

某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内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禮也下僭上遠間親謂之悖禮夫禮出於天聖人修之以教則守禮者爲奉天悖禮者爲逆天也世降澆漓異端肆行滛祀徧天下以庶人而祭天地山川下僭上也薄先祖而厚滛祀遠間親也僭上間親逆天孰甚焉乃設神位焚香禮拜曰吾敬天地鬼神非反本乎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非其鬼而祭之則

血脉不相通鬼神有所不格况天之所以與我吉凶禍福在吾敬肆之間而非諂所能致不敢干名犯分以求非常之福爰自營室正寢之東已建祠堂奉先世神主某又聞朱子曰士亦可祭二祀故於東廡置后土祠東廚設竈神位自餘舊奉星斗城隍府主諸神之位兹不敢復奉匪我敢慢禮所不得雖然人知敬神而不以禮待神乃大不敬我今非禮不祭則世人莫如我敬神也惟爾有神尚鑒我心

# 祭文

## 祭潘尚幹文

年月日四明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尚幹大夫之柩曰乾坤坱圠五氣順布萬物賦形隨其所遇故人之生也或短或長而不齊其數及其氣形而返也神飛魄降則復歸其故其與物共化而不能逃者形氣之聚其超乎物外而無生死者善人之譽惟公禀質剛方長能文章壯而立朝老隱於鄉衆乃隨流而競奮公

獨歛手而退藏彼善之譽煒然有光嗚呼公死譽在公則不亡惟小子之蒙昧訾教之方新遽焉契濶予其誰親此所以望素幃而成慟寄遺恨於郎山之雲

## 行實

### 孫君行實

君諱會叔字友仁姓孫氏世居鄞之東吴宋龍圖閣學士沔之十一世孫曾祖諱涇鄉貢進士妣李氏祖諱禅宣教郎妣畢氏父諱夢釜鄉貢進士妣韓氏繼高氏君

生於宋咸淳壬申九月十有一日亥時幼岐嶷不嗜弄既就學師訓不煩記書不過二遍五六嵗即解大義有客訪鄉貢君不遇君迎送盡禮客驚曰孫氏有子若此乎九嵗喪母哭泣盡哀市里迎神或攜觀之君應曰閧禮不聽樂讀書自若十餘嵗事親不少衍忩宗族鄉黨皆稱異人焉師行義韓君元韓君見其篤志慨然嘆曰廣平學者子也本堂陳公著贈以言曰挹其氣清以凝叩其言正以暢不以時好遷不以毁譽動一以孔孟爲證

他日學成見之者如景星鳳凰矣君讀書有序終日一
書沉潛玩索必驗諸已以致實用尤考三禮著四書演
義凡程朱引而不發者悉闡其旨辭不求甚工常謂心
體虛明自當有言發於詩往往天趣遠出旁通天文地
理度數之學義利之辨胸次介然閒居端坐肩背竦直
望之若神即之則和氣怡怡暴慢者廢然自失晨興謁
先祠適父母所温顔色問所欲以進或不安即憂形於
色㓜依庶祖母李氏李病日寒不爐君以身温被者八

年及卒爲心喪三年雖遇緦服亦不飲酒聽樂必變容遭繼母喪哀塊不違後事庶弟母顧氏若事所生顧亦愛之過於己子家庭訢訢焉君待朋友必敬必信奬掖後進有不悛者歎慨不已隱惡揚善人孚其衷識者謂君天質粹美問學充實孝弟行于家信義著于鄉里得一命舉此措之宜無難者君獨退然爲未足將以終身者以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一日酉時卒得年三十有二死之日鄉隣無少長莫不垂涕至今猶有道其事者葬

于青山之原聘史氏未迎以弟俞叔次子儀伯嗣端學後君生六年自總角交遊故知君爲悉嘗北面事之君終辭焉其嘉言善行懼歲久而弗彰也敢錄見聞于大雅君子幸擇而銘之

墓誌銘

元故從仕郎杭州路税課提舉杜君墓誌銘

至順四年十二月庚申葬仁傑杜公于鄞縣翔鳳鄉亭溪里李嶼之原其孤慶善踵門拜且請曰我先父于先

生有世契知之詳非先生無以銘余前年歸自史院公訪余聽其論古今得失上下數千載如射中的為歌詩落筆成章方嘆其才氣不少衰也别未久竟卒也公與兄某同師季父景牧先生少年試藝藉藉有聲世遷科舉事廢公乃以軍謀仕時平無事不得究所藴今科舉復則已老其命也夫余先人署丞獲與景牧宋寶祐間同鄉貢進士且交公兄弟不得辭乃敘而銘之公諱某字仁傑東洲其自號也世居鄞之管江曾大父某浙漕

進士大父某不仕父某待補太學生公兄弟四人皆有學友悌深至庭無間言至元十有八年日本弗庭詔征東省選方略士討之選公爲管軍千户至元二十有六年倉漕海公與兄某同在選某授忠顯校尉海運千户帶金符公授進義副尉海運百户帶銀符每歲運衆惟公是從則悉利涉嘗以天壽節入覲世祖皇帝嘉公兄弟功賜宴甚寵懷鹿肉歸遺親戚咸榮之大德六年詔全運者賞公以功陞進義校尉仍賜金織段及帛明年

河決楊村都水監告急于省下命塞河人或難之公請往囊土壅流踰月功成宰臣嘉之勞以金帛凡出入京都餘二十年受知當路與翰林諸公為翰墨交嘗扈駕出建德門上言國用稱旨特轉文資授從仕郎杭州路稅課提舉尋告老歸里築室白雲名曰東洲精舍積石種花日與朋舊詩酒自娛有東洲吟藁行於世公學識深遠才畧優洽敦禮宗婣喜周鄉黨病革日神色不亂不問家事唯囑子姪守詩禮怡然别親友而逝公生於

景定元年二月某日卒於至順二年九月某日享年七十有餘娶龍川張氏工部尚書順之女先亡今合葬焉子男二慶善擇善女一信善適蔡仁翁孫男二琦璹女三瓊琇珍銘曰公才文武用咸宜冉矛樊右却敵師平世熙熙蘊莫施舉能弟受文字知未爲不遇用止斯衆爲公惜公則夷東洲白雲歸諧熙生遊卒葬守所治子傳詩禮訓永垂

故處士陳繼翁墓誌銘

至順四年三月辛未繼翁陳公卒九月丙午葬于鄞縣翔鳳鄉鄮溪祖塋之側其孤正等來乞銘公諱紹祖字繼翁姓陳氏世爲鄞人居城上橋曾祖檜宋朝請郎江西制置司參議官妣陸氏封令人祖協宋中大夫知潮州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妣馮氏封令人考壽朋宋將仕郎未娶早卒公七世祖妣孫氏族子也來從莆州單先生學潮州府君念其端謹精敏念子無後命公嗣之潮州移守鳳翔而卒祖妣督公就外傅時年十六左

右侍奉惟謹季父亦早卒祖妣命從子爲其後公篤於友愛庭無間言終身不畜私財宋咸淳元年以潮州奉表澤晉將仕郎宋内附隱居力學或勸之仕曰未能修己焉能治人平居晨必致敬先祠始理他務祭必厚於奉生者祠宇祭田葺理盡誠歳入祭餘以惠族之貧者治家尚質稱有無視紛華泊如也講學不間寒暑自經史百家下至醫藥卜筮老佛氏之書畢究其在鄉黨畢禮下人不以貧富殊禮接三尺童子無惰容見後進好學

純篤必加勸奬有墮其先業者咨嗟戒飭視人之疾知無不治遇大事人不能決處之無留難郡有義田盡心職掌者難其人延祐七年郡守馬侯澤知公禮延掌之一遵先賢之遺訓給喪嫁杜私請撙節餘粟益置田每訓子孫曰吾世以儒顯汝等宜守家法無外慕從異業隕先閩將卒棺槨衣衾衰麻降殺殯葬道里之宜纎悉筆示恬然而逝其整暇類此公生於宋淳祐十年六月辛丑享年八十有四娶奉化杜氏宋右衛郎將休之孫

女先二十四年卒子男二長正娶杜氏次在娶劉氏女
一適馮君遇孫男二公溥公溍女二淑洙嗚呼宋當明
道景祐間天下文物大備郡國學校獨未建惟上橋陳
氏闢屋儲書卷擇明師教其鄉人子孫世守焉故鄞文
獻甲東南而陳氏擢第躋通顯者世不乏人至宋末天
下以爲賢如諫議劉漢弼司農劉漢傅兄弟皆學於陳
氏塾者而東發黄先生果齋史先生浚南趙先生以節
義經術治道理學名于一時歸老于鄉公得遍交耳聞

目染造詣日深尚德不苟以終其身其淵源葢有自云銘曰惟昔陳氏篤意延師敎其鄉人不予是私垂三百年世守不隳魯多君子子賤所資置于莊嶽齊語奚疑及乎繼翁被服禮詩其德日崇孝友政施心安體舒宜享期頤

高於山墓誌銘

天歷元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於山先生卒余留京師不得走吊二年歸里往焉其子巖等泣且請曰我先

人幸托厚誼願有所表以掩諸幽余辭焉又請至於三
應曰諾至順元年十有一月十有六日將葬于老界鄉
陸嶼之原其甥孫余叔具行實來徵銘乃序而銘之先
生姓高氏諱夢說宋武烈王之後世為汴人其子孫仕
者隨宋而南遂家于明曾祖諱某泰州如臯尉祖諱某
考諱某成忠郎淮東路分棄職歸養治花圃日招客觴
詠以嬉來遊者資其車馬食飲傾產無靳色先生其次
子也風儀閒雅獨嗜讀書華靡之觀未嘗接目賓客歎

曰高氏有子其奉親克盡愛敬喜周人困乏至解衣推食與之常從隱逸之士登覽訪陟其悲歡感慨一寓於詩語不及時事翛然有出塵意提學田公將致之鄉校矜式笑而辭之浙帥王公招延教授暫至即去鄰曲草蔬醴酒相呼即從容欵洽所素慢雖珍饌弗視一日語其子曰盛衰生死倚伏對待無足芥蔕凡吾所為非欲求異於人懼辱其身以及其親爾爾曹力學能無廢爾祖餘業則吾有以瞑目矣油然而逝若先生者其可謂

隱淪自全不汩於俗不流於怪者歟先生字景傳以於山自號有詩文若干卷娶茹氏先公卒於丁巳十月十有三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三巖岳岡女二長適柳受卿次適趙復之孫男四銘曰家正豊我尚素時不耦我則裕其質之然亦養之固濯足澗泉登高即賦雖塞其施而發其趣

故孺人張氏墓誌銘

奉化陳元楷以天歷二年十有一月壬申合葬其母孺

人張氏于䟽駐慈塢之原以狀使其子子羣來拜請所以昭後世者敘曰孺人諱妙嚴歸陳氏年四十有五而哭其夫子嫠居二十有四年而卒性清慎動息有儀事舅姑以孝稱能以意義睦其家貧首飾延師教子若孫底于有成歲大饑爲食餓者又結屋聚其鄰而賑之鄉有無賴者常竊其果蔬雞狗獲將箠之止之曰饑寒迫之耳賙而遣之其於姻族資裝其女之不能嫁者棺槨其死之不能斂者甚夥而其服用飲食泊如也嗚呼嗇

於自奉而豐於濟人力於節性而恕以待物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女子若易而行之其可銘也孺人生宋開慶己未七月壬申卒以泰定丁卯五月乙巳其夫諱君卿子曰元楷女曰元琰適俞璧孫孫四曰子翬曰子鎮曰子琛曰子宏俱世儒業銘曰淵塞節儉女也攸止輕財好義士之所履嗟若人兮儉而能施秉女之德其行則士積厚報稽彼蒼匪晴譬之瓜瓞在其後裔

